

“宋美龄卸妆后把我吓了一跳”

我所了解的宋美龄,是一个洋化、强悍、好享受、爱权力的贵夫人。我想,我说的这些看法,大概可以以她的日常生活和和一些较有代表性的事件,作为具体的例证。

宋美龄和许多当年在十里洋场待过的人一样,都是过惯夜生活的人。因为习惯了通宵达旦、歌台舞榭的年轻时代的生活,到了老年,她的习惯还是没有有什么大的改变,依旧保持晚睡晚起的作息。早上,大概老先生都已经起床五六点钟了,宋美龄才从梦中醒来。她在醒来后,是不直接起床的,大概总是要躺在床榻上一阵子,先让她的女副官郭素梅为她做腿部按摩。做完按摩,她才慢条斯理地起床,穿上晨袍,在书房的盥洗室盥洗,然后再自己化化妆。

讲到化妆,宋美龄一向是不假手他人的,即使是副官也不麻烦她们,最主要的原因是宋美龄大概不太希望别人见到她的“庐山真面目”,在老先生身边许多年来,我照拂老先生私人生活那么久,却没见过几次卸下妆的宋美龄,可见她善于掩饰自己的真面目。

记得有天晚上,在老先生的房里,照顾老先生,这时,我不经意地回头一瞥,一个像是鬼魅般的人影,吓了我一大跳,仔细定睛一瞧,才知道是卸妆的宋美龄。卸妆的她,脸色泛黄、皮肤粗糙,真和化了妆的她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们当然不会想到一个平日雍容华贵的贵夫人,在没有化妆品的烘托时,竟会完全判若两人。

宋美龄非常重视身材和容貌的保养,是官邸公开的秘密。早年,宋美龄的皮肤很容

易过敏,病情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是吃了一点海鲜或是沾上一些花粉,就会全身皮肤红肿,非常难受;后来,她经过一阵子的治疗,才慢慢痊愈,以后我们就不曾听说她的皮肤再有过敏的情形。

她的副官郭女士有一项任务,就是帮宋美龄拔白头发。宋美龄十分讨厌白头发,只要自己化妆时,发现头上有白头发,便非要将其除去,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见郭副官在帮她拔白发。

除了容貌上,宋美龄尽量要依赖化妆品去弥补一些先天的缺点,她对自己身材的保养更是格外重视。她几乎每天都会用磅秤量自己体重,只要发觉自己的体重稍微重了些,她的菜单马上随之更改,立刻改吃一些青菜沙拉,不吃任何荤的食物;假如,体重在她的标准以内的话,她有时会吃一块牛排。

当然,有时候,她基于保持身材苗条,难免会有一些违反医学原则的方式,让外人看起来似乎为了身材可以牺牲一切。

例如,早年,她为了维持身材,还经常吸烟,她习惯抽凉烟。蒋老先生是不喜闻到烟味的人,更不允许人在他面前吸烟,所以,老夫人为了尊重老先生,通常抽烟的时候,一定在自己书房里边抽,不会到房外吸烟。这个为身材而抽烟的习惯大概只维系了几年,老夫人也许觉得这个方法有些舍本逐末,后来就戒掉这个减肥方法,再也没见她抽过烟。

在吃的方面,宋美龄讲求精致,但是,在官邸做客的话,大概没有人不怕她奉菜的。就以蒋纬国来说,他就对老夫人夹菜给他感到非常“痛苦”,因为老夫人自己为了保持美好身材,本人吃得很少,她就拼命夹菜给纬国先生。通常官邸若有老夫人在场的场合,家宴或对外宴客,常常吃西餐或中餐。官邸聚餐比较考究,每位面前放一个大盘子,进餐时,只见宋美龄不断在席间给纬国先生夹菜吃,明明他已经吃饱了,可是宋美龄还是不停给他夹菜,夹了几次,纬国先生已肚子饱胀,再也吃不下了,可已经夹在面前的菜肴非把它吃完不可,这是他一向的习惯,绝不浪费,所以他经常开玩笑,在士林官邸吃饭,从来没有不吃撑肚皮的。吃的东西不多,可是特别精致是宋美龄最为讲求的原则。

小气的“第一夫人”

常有人说,宋美龄自幼就喜欢吃糖,这个习惯即使到了老年,还是不改。这大概是误传的结果,事实上我很少看到她吃巧克力糖。但外面爱拍她马屁的人比比皆是,听说她喜欢吃糖,自然投其所好,送礼总是送些当时台湾还不多见的外国进口巧克力。士林官邸的特大号冰箱,经常是塞满了各式各样的巧克力,有时候,别人送的糖根本来不及吃,摆得一整个冰箱都是巧克力。

有的巧克力,一方面是老夫人没有来得及吃,一方面也

实在是太多了,根本吃不完,放在冰箱内几年都没动过,最后发现的时候有的都已经黏成一团了,已然不能食用,她却像是对下人多大的恩宠似的:“这些糖你们拿去吃吧!”试想,谁会去吃她的快发霉的巧克力?

另外还有好几次,记得是过圣诞节的时候,她吩咐我们从官邸送一些水果蛋糕去给华兴育幼院的小朋友们吃。可是,我们很清楚,这些蛋糕有些都已经放在冰库里边好久了。甚至有几次过圣诞节,她叫我们从大冰箱里,搬出一些去年用白兰地酒制作的蛋糕,给华兴或是振兴育幼院的院童送过去,有时候也送些糖果去给院童吃。可是,通常她总是把最精致的东西留给自己吃,普通的东西才给育幼院的儿童吃。

因而,官邸就有人私下批评她实在太小气了些,自己都已经一大把年纪了,还和小孩子抢糖果吃,连好一点的都不舍得拿给孩子们享用。

宋美龄衣橱内的旗袍件数,大概现今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无人出其右者。

宋美龄的旗袍件数多,和一个勤奋的裁缝师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

这位裁缝师傅叫张瑞香,是一位男性的裁缝师。在大陆时期,张瑞香就跟在宋美龄身边,寸步不离,几次宋美龄到美国去,都还带着这位御用裁缝,可见他受宠爱的程度。

张瑞香受到宋美龄那样爱护的原因,无非是手工细

巧、忠心耿耿。张瑞香有好几次人已经生了重病都躺在床上,还是不顾自身健康,继续为宋美龄做旗袍。因为张瑞香几乎每天都在不停赶工,为宋美龄制作旗袍,所以,他一个裁缝师傅,大约每两三天就可以做好一件旗袍,做好以后,张瑞香就喜滋滋地把新旗袍捧到老夫人面前邀功。也不知道是宋美龄不喜欢穿新衣服,还是她只喜爱用她欣赏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大凡张瑞香拿给她看的旗袍,她只是大略看一眼,就命人拿到自己的衣橱里妥为保管,然后便再也没见她穿过,因而,宋美龄的旗袍大概穿来穿去,总是那几套,不会有太多的更换。

我们内务科的人都很清楚,张瑞香是除了过年除夕那天休息一天以外,一年有364天,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做衣服,而且只为宋美龄一个人做;加上一些大小官太太们为了投其所好,送老夫人的东西多半有衣料,这些绫罗绸缎,就够张瑞香一年忙到头。大小官员送得愈多,张瑞香的旗袍便做得愈多,宋美龄的超大型衣柜,便成为世界最大的旗袍储藏室。

张瑞香为人甚是客气,平日省吃俭用,把宋美龄给他的犒赏费,全部交给老婆管理,自己克己甚严。后来,他们在阳明山中国大饭店的对面买了一间房子,太太就做点小生意,一家也过得不错。

因为对宋美龄过于忠心,甚至到他死前,他的口中还念

念有词,对不起老夫人,因为还有旗袍没有做完哩!

下午,是宋美龄的艺文时间。她最早是喜欢画画,当然是以国画为主。

为了伺候她学画画,官邸特地延聘了当时最著名的黄君璧和郑曼青两位名家,作为宋美龄的国画老师,这大概是老夫人上世纪60年代初期,最主要的生活消遣。

那时,几乎每天下午,官邸都要派车去接黄君璧或是郑曼青。这两位大师对宋美龄当然是竭尽所能地倾囊相授。最早,老夫人的画作功力还很薄弱的时候,所有由老夫人落款署名的画作,大抵都是这两位大师的杰作,当然一些比较简单的线条是由老夫人自己画的,其他的主要结构,则是由老师去完成。

不过,宋美龄在画画上的天赋似乎真的非常敏锐,只学了一阵子,可说已经卓然有成,并且颇有大家气势,这是不可否认的。

(翁元 王丰 来源: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蒋介石宋美龄结婚照 (资料图片)

张竞生,这是一个曾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名满天下”的名字。

他曾被孙中山委任为南方议和团首席秘书,协助伍廷芳、汪精卫与袁世凯、唐绍仪谈判,促成清帝退位;他是民国第一批留洋博士,也是民国“三大博士”之一;他曾在《晨报副刊》发起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鲁迅说他的观点“25世纪或能通行”;他第一个提倡计划生育,比马寅初还早37年,第一个在大学课堂讲授“逻辑学”,第一个提出“美治”思想;他在中国最早提出和确立风俗学,最早翻译卢梭的《忏悔录》,最早发表人体裸体研究论文,然而,一册惊世骇俗的《性史》,累他声名狼藉,招来骂名无数。直至终老,他都未能摆脱“色情博士”这个嘲讽有加的“名号”。

可以说,终其一生,他都在追求一种为世人难容的浪漫。这个屡败屡战的浪漫斗士,倔强倨傲,特立独行,骨子里却又透着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爱的至情至性。

只是,当繁华与喧嚣褪尽,所有的浪漫都成为他落寞晚景中的一段活色生香却又令人黯然的回忆。留给世人的,仍然只是一个孤独倔强的背影。

今年是张竞生诞辰120周年,三联书店近日将出版《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作者张培忠细述张竞生传奇一生。

因为历史尘垢的遮蔽,张竞生仅以“性学博士”的面目传世。幸而在他去世后近40年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他在其他领域的学术价值;他不仅仅是一个启蒙的性学家,他还是一个有理想的革命者,一个杰出的哲学家、美学家、社会学家、乡村建设运动实践家和具有诗人气质的文学家。

陈璧君约他救汪精卫

1904年,已在家乡广东饶平人读中学的张竞生,因为笃信“振兴新军,就足把列强势力打出国外”,考入了当时由两广总督兼总办、授课程度等同高等学校的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第二期法文班。

他传奇而喧嚣的人生长卷由此初露华里的一角。

1906年,18岁的张竞生“因为偷看当时革命人士所出版的《民报》”,大受影响,剪去发辮。尔后,又因带头整理伙食,被学校开除。在该校刚被开除,地下革命党人赵声的举荐下,他赴新加坡谒见孙中山。得到孙中山的教诲,他决定回国参加革命活动。1909年,张竞生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法文系。

极富戏剧性的是,人读数月,就有熟人来会,说是与陈璧君同来谋救因谋炸满清摄政王而入狱的汪精卫等人,约他晚间与陈密谈。

“在一条暗巷的小寓内,见到满面凄凉的陈璧君。”多年以后,张竞生在《浮生漫谈》里回忆道,“按满清政府当时的条例,捐纳一个实缺的主事后,再谋为法部监狱的监狱官,由此就可以把汪放走了。”然而,当时尚未满二十的张竞生无计可施,“只有惋惜这个计划的难成。”但显然,这次“谋救”开启了张竞生通往革命的另一扇门。

武昌起义胜利后,汪精卫得以出狱,并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京津保同盟会”。张竞生

1912年,24岁的张竞生更被孙中山委任为南方议和团首席秘书,协助伍廷芳、汪精卫与袁世凯、唐绍仪谈判,促成清帝退位,终结了封建王朝。

留学法国恨不敢娶欧妇

由后回想,我真是大呆子。我不够大胆……就这样牺牲自己,牺牲他人……空向西风挥洒同情泪,究之对东风也无一点好处。

1912年,对革命有功的张竞生,作为中华民国首批公费留学生赴法留学,考入巴黎大学哲学系。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快意人生”。

“在法国,别有一种特殊的‘学术’,即是:情感满天飞,满地融溢磅礴的感受。”在这里,张竞生开始淋漓尽致地张扬他与生俱来的浪漫天性。

18岁便奉“父母之命”被迫与邻村一位许姓女子成婚的张竞生,在结婚当日,便觉她“矮盾身材,表情有恶狠狠的状态,说话以及一切都俗不可耐”。

而他记忆中的巴黎,“坐在电车上好似有一股热烈的气氛,如水蒸气一样在围绕着我!”步于“又矫捷又婀娜”的法国女子,更是“满脸堆着俏,一团尽是娇”。“任你怎样冷酷无情,在不知不觉中也就不免和那些风流仕女们同样销魂了。”

在《十年情场》中,张竞生写尽他在留学时代的“惹草拈花”的浪漫史。海滨偶遇的女招待、伦敦的一次奇遇、娇小玲珑的瑞士女郎、占了他一页情史的巴黎女助教、邂逅避难的女诗人、西方的史湘云……然而,最让他引以恨为的是,他本来可以跟其中好几个女子成为“好夫妇”的,可是他不敢,“因为家中有父母之命所给我的黄脸老婆”。

之后忆起,他甚是后悔。他在《恨不敢娶欧妇》中叹道:“由后回想,我真是大呆

一册《性史》半生蒙垢

子。她们欧洲人极知那时我们一辈子是包办婚姻的,只要坦白,她们也极愿同到中国来。有许多留学生就是这样娶到西妇的。”他转而恨道,“可是不够大胆,只是想若我这样骗婚,对中妇与西妇都不好。我就这样牺牲自己,牺牲他人。只顾形式不重精神。空向西风挥洒同情泪,究之对东风也无一点好处。言念及此,没世痛恨,夫得何言!”

八年的留学生活,除了给张竞生留下了数段刻骨铭心的罗曼史,更成就了学问人张竞生。他遍游欧洲列国,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同时,由于受法国提倡性解放和性自由的文化背景的熏染,强化了他性学研究的兴趣。而最重要的是,他还在这里“邂逅”了他终其一生都受之影响的卢梭的作品。

爱情讨论吸引鲁迅、周作人

1920年,张竞生回国。次年,受邹鲁等潮属议员之荐出任潮州金山中学校长。走马上任,张竞生大行整顿,招收女学生,开展性教育,“辞退了许多素来声名不好的教员,聘请许多好教员”。可是,很快,那些被辞退的教员勾结一些学生,掀起了“大风潮”,一时间“满城风雨,一塌糊涂”。心灰意冷的张竞生被迫去职。

1921年年底,张竞生受蔡元培之邀赴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讲授伦理学、行为论、美学。此后五年,是张竞生人生中最光彩夺目的五年。

而最初的名声鹊起源于那场他在《晨报副刊》发起的爱情大讨论。那是1923年,北大教授谭熙鸿在妻子(陈璧君的同父异母妹妹陈纬君)死后娶了妻妹陈淑君,已有婚约在身的陈淑君的未婚夫沈厚培

从广州赶至北京,在《晨报副刊》上大打笔墨官司。

张竞生就在此时抛出了他的“爱情定则”。他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公开为陈淑君辩护。

在这篇文章中,他骨子里那种浪漫天性里的“可爱”显露无遗。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试图从理论上说清楚爱情是怎么回事,然后以陈淑君的事件作为论据来进一步论证他的观点。他的爱情定则有四:一是爱情是有条件的;二是爱情是可比较的;三是爱情是可变迁的;四是夫妻为朋友的一种。

在他看来,“陈女士是一个喜欢自由的女子,是一个能了解爱情,及实行主义的妇人”。他还宣称:“主婚既凭自己,解约安待他人!凭一己的自由,要订婚即订婚,要解约即解约。”

当时的《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趁势就这个话题策划了系列讨论。短短两个月,《晨报副刊》发表了讨论文章24篇,信函11件,其中大部分都反对张竞生的观点。

有意思的是,这场著名的爱情大讨论还吸引了周作人、鲁迅、许广平等文化名流参加讨论,鲁迅评论他的观点时称“25世纪或能通行”。

张竞生:

张竞生(1888~1970),原名公室,广东饶平人。因受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影响,自己改名张竞生。1912年,作为国民政府首批公费留学生赴法国留学,就读巴黎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上书广东省省长陈炯明,提倡避孕节育,被斥为“神经病”。1921年~1926

年,受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任北大哲学教授。1926年公开出版《性史第一集》,遭报纸杂志声讨。1927年~1928年在上海开办“美的书店”。其时,书商大肆翻印《性史第一集》,同时以张竞生的名义抛出各种《性史》续集,内容淫秽不堪,张因之名声扫地,成为众矢之的。1928年~1933年再度赴法,翻译并出版《忏悔录》、《歌德自传》等著作。1933年~1937年,受陈济棠之邀任广东省实业督办。1950年入广州南方大学学习,后分配于农业厅。1953年调任广东省文史馆研究员。1960年自愿回故乡饶平。“文革”时遭红卫兵批判,1970年于深夜读书时辞世。“中国第一性学家”,“中国计划性生育首倡者”,“中国浪漫主义开山祖师”,“中国旧婚姻制度头号杀手”……这些墓志铭式的封号,在张竞生死后30余年的今天,顶多是一种精神补偿。在张的生前,对他的攻击、诬蔑、歪曲和迫害,简直就像百年一遇的洪水。其实,他的全部功劳或曰“罪过”,只是为了把一种迥异于传统的“美的人生”热切推荐给国人,并采取了激烈的姿态而已。而这便使他不顾“源远流长”,无视“礼义廉耻”,向所有习惯势力宣战并同时与之结仇。其时,他根本没有想到,他的那些言论和著述(如“爱情四定则”、《美的人生观》、《性史》、“试婚制”、“性交自由”等),会像一颗颗重磅炸弹,把整个社会炸得惊慌失措,也把自己炸得体无完肤——暴得“卖春博士”、“淫虫”、“文妖”之大名。他更不会想到,他的所谓“淫书”和“罗曼史”,会是一场文化革命同时也是生活革命的前奏(这就是近年来西方媒体所惊呼的“中国性革命”,而这场革命迄今尚未完全展开)。

(黄蓉芳 来源:广州日报)